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五辑

出生地

吉海珍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五辑

出生地

吉海珍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生地 / 吉海珍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2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910-4

I. ①出… II. ①吉…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0284 号

出生地

作 者: 吉海珍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王 冰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98 千

印 张: 13.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10-4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出生地	1
老街：旧——若重生	6
云龙桥：史与今的节点	14
大花园：一袭红裙，待字闺中	21
石门关：静听流水禅音	29
大浪坝：以一朵花的名义邀请	37
西坡：走向时间历史的静谧	44
光明：大地挺起的脊梁	51
秀岭：古道上的世外桃源	57
血性的太平残片	63
吉村，有色有味的乡愁	70
鸡邑铺，铺不满掌心的村庄	77
尚牛坪：离天最近的地方	87
白竹山：仙的居所	95
额克，村庄的音律	100
通神的路	105
大刀：岁月的温度	113

山火点点踏歌去	119
六月：最纯粹的遇见	126
核桃树：岁月的痕迹	135
故乡是一个地址	141
刺绣：针尖上的族性	147
石月亮河的夜月	152
漾濞江：一城山水 淡墨清浅	157
等一条河流	165
雪山河：关于一条河的叙述	172
我在核桃树下等你	182
故乡，在哥哥的眉梢	188
核桃：漾濞符号	196
专房：从泥土到泥土的变迁	203

出生地

我总梦见那个地方，那里有时候一片荒芜，墙垣，黄草，枯树。而更多的时候，我梦见的是草木葳蕤。梦见大山，草木，花朵的连绵不绝，经常感觉流水声就在枕边，那是熟悉却触摸不到，陌生却又流淌着温暖的地方。总无法分辨是生活在梦里，还是生活在现实里，这时我才发现那是我过去和现在内心思绪的对立体现。

该如何界定这种对立，又该如何甄别梦里的归属地。为此，我站在山顶——排查从山坳中升腾的炊烟，我熟悉松木燃烧的颜色，那一团淡青色的烟一升上来我就能准确定位我呱呱坠地的院子，也曾站在岩石上聆听虫儿翻动土块的声音，那声音极其细微，那是我的秘密，从未与人分享，可梦里炊烟一直未曾升起，除了我的心跳和呼吸，没有任何的虫鸣，它们兴许在我的梦里做着它们的梦。

炊烟是根带子，拴住了所有内心居住并生长着乡愁的人，我喜欢阿妈捧在手里细碎的红花，钟情于金灿灿的麦地，我经常残忍地用一把镰刀隔断它们与大地的联系，之后使它们变成喂养人们的馒头、面条和饼。还有像银梯子一样的六月的田，水汪汪的，像孩童的眼睛，那样的清澈我曾经拥有，现在一路往回，寻找这些已经丢失了的珍贵。直到那夜，月光漫过窗台。

听见月光漫过窗台的时候，正好看见月光从屋顶慢慢滑下。月光从山的那头过来，有些疲倦，我不知道这些落在窗前的月光，照见了多少人的醒与梦，经过房屋，森林，河流，石头，城市，乡村，原野。光，躺着，光溜溜的，爬满窗台，我有些慌张，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都把月光搁在

窗外，让自己黑黑地安睡。

更多时间，月光照着我的床，床头到床尾，夜复一夜，枕头上的花朵都照开了。当满世界的风到处乱抓时，我可以安静地躺着，躺在软绵绵的月光上，而那时光也均匀地盖着我的梦。

那夜，月光漫过来的时候也带来了西边的鸟鸣，一只猫头鹰停在路边的榕树上，叫声惨人。在我的村庄，猫头鹰的叫声预示着死亡。是的，那一次我亲眼看见猫头鹰就停在屋檐上，发出哀鸣，那晚月光皎洁，如果声音有颜色，或者形状，一定能够看得清它何时经过我，以及之后的路程。一声接一声的鸟鸣把舅舅叫走了，仿佛那是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的呼唤，舅舅就这么丢下了外公、外婆跟着那叫声走了，以至于多少年来我都无法原谅一只鸟，从那时起，这个我既恐惧又无法摆脱的声音便混入了我的血液，日益膨胀。

鸟还在叫，我开始蜷缩，声音越来越大，叫声越来越近，仿佛就在窗外，栖息在月光的枝丫上，空气里全是声音和声音背后的恐惧，充满屋子，它们从耳朵进去，一口一口啄食着我的肉体。它们住进我的内心，膨胀成无形的怪兽，充满每个毛孔，把体内的水分一一挤出后，让寒毛清醒地立着。关门，关窗，拉帘子的时候，右手抖落的月光躺在黑暗的墙角，瑟瑟发抖。

早些时候，月光也会带来一些事和物。城市和乡村的嘈杂。相比城市的车声、人声、音乐声、灯光这些看得见的嘈杂，我更喜欢乡村用耳朵聆听的嘈杂，虫鸣、狗吠、虫儿吃树叶的沙沙声，还有大地缓缓的呼吸。每次回家，都喜欢站在文笔山顶，把这样的夜晚放在低处欣赏，一口口连同夜色都吸进肺里，深深地吐出内心的贪婪和愤恨，我就这么一次次地接受着洗礼，不在庙宇，不用圣水，不念佛经，这一切自在我心里。

许多夜晚我和妹妹搬来小凳子，坐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等着父亲打猎归来，但每次等父亲回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人在那用玻璃酒瓶制成的煤油灯下醒着，第二天父亲总会讲起打猎的过程，时间长了，妹妹和我都知道，父亲大部分的打猎时间都在砖房附近，那里种植着一大片黄豆，那是父亲和母亲一锄一锄挖出来的，他们又在地边建盖了一间小屋，土墙，土

瓦，一张简易的床和一个三角，父母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我在三角下烧火，烧水煮饭炒菜，妹妹坐在床板上用手抠着土墙上的泥。

一块地，一群动物，一家四口。地里种过麦子、玉米、黄豆，我没有追上过野兔，但却亲眼见过父亲和小黄追麂子的情景。那时候，就在月光下，父亲每夜都能带回惊喜，兔子居多，长大后知道我走过的所有山路都留有父亲的脚印，我始终循着父亲的脚印从大山走到了城市，那些一串串看不见的脚印成了我最初对父亲的敬仰。

漫过窗台的月光像那一串串的脚印，漫过土墙，漫出了我的回忆录。那夜，月亮垂直照着我的时候，我正跪在爷爷的棺槨前，父母，叔婶，弟弟妹妹们一排排跪着，拜着，像是地里的麦子随着风弯腰和起身，麦子，黄豆，玉米，豌豆；兔子，麂子，野鸡，一茬茬庄稼，一拨拨动物，父亲学会了守护粮食的本领。正当播种麦子的季节，他扔下了耕作了一辈子的家走了，没等到收获。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地给爷爷跪着。如果爷爷能活过来，我宁愿一直这样跪着。还有，跪活奶奶，让记不清奶奶面容的叔叔可以记住母亲这个词背后的美暖，让父亲可以不用为了一碗玉米粥奔波，可以穿上一件打了补丁的干净的衣服。

如果真能跪活，父亲一定最想跪活奶奶，我不能想象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怎样面对死亡的，失去母亲的痛一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从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奶奶，也从未听父亲说起过奶奶，那是父亲内心最深的痛，哪怕只言片语都能诱发还未愈合的伤口。在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煎熬下，父亲学会了生存，比如要守住一块地的粮食，就必须学会夜晚的潜伏，与动物们周旋，种植与狩猎变得同样重要，粮食保住了，生命才能延续，更何况是一家四口的命。

母亲同样关注活着，不仅我们，还多了一群牛羊猪鸡，喂饱了所有的嘴，母亲的一天还没结束。许多个夜晚，月亮升了一大截，母亲才回来，不同的方向，去地里的时候从后门回来，去田里的话从大门进来，脊背上永远少不了东西，草，玉米秆，稻草，麦秆，蚕豆，豌豆，加上月光，压得母亲直不起背。把一捆捆月光歇在圈楼上，让牲口一把把吃下，这是母亲常在月光里做的事。而那时的我，唯一的事就是等，等待一团黑影远远

地向着我走来，我才安心地收回伸长的脖子和踮着的脚。月光重复地被我垫在脚下，一年年，我的内心变得澄明，安静。

我热爱土地，母亲总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上面，挖起的土块让坡地更加起伏，母亲抡起又放下的锄头把阳光一点点敲碎，混在泥土里，以至于我坐下时那滚烫让我立刻站了起来，也有一部分月光，还在表面，如果继续捶打，那么坡地应该会发光，像萤火虫一样忽明忽暗。

我看着月光，月光照着我，照着城市与乡村，照着喧嚣和宁静，照着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照着内心的喜悦与悲伤。月光，照着所有人的夜，照着所有人不同的活着和死去。

4

可，无论活着或者死亡都离不开这片土地，这是从泥土、空气、河流注入到血脉、骨髓里分割不开的联系，这就是我的出生地。

祖辈开辟的荒原，一茬茬玉米、水稻、小麦随季节轮流上场，一代代带着虎性的族人在一个个茅屋、木屋、瓦屋下出生，死亡，粮食更替，生命延续。延续着祖辈的血液，延续着民族的符号、民族的自豪。

出生地孕育了我的生命，长出了我的思想，从这里我触到了母亲宽大粗糙的手掌，那是与锄头、镰刀、斧头交替摩擦的印记，就是这样一双手托起了我的生命，把我送出了布满红土的故乡，让我的双手远离她长久握着的农具，让我可以用一支笔记录生活，不用日晒雨淋地担心一粒粮食。在出生地，我怀念那片土地，怀念母亲及族人，喂饱馋虫的外婆味道，还有爷爷手里握着的那柄长刀。

当爷爷手握长刀，把这种粗犷带着彝族族性温度的舞蹈带到漾濞江，带到雪山河的时候，爷爷舞出了族人的精气神，舞出了村庄原始的野性，这也注定了我的出生地再也不仅是洛噶河一带，爷爷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地域，让我的出生地变得更加辽阔，让我的脚步能够抵达更远的未来。

用一幅画铺展辽阔的出生地，江，河，城，居所就这样安下来了，一幅画就沿河延伸。

想起画的时候，我先想到了村庄里绣花的族人，一针一线一层一层绣开梅花、桃花、梨花、木棉花，绣出蝴蝶飞舞，绣出喜鹊闹梅，绣出龙腾虎跃。就借用此法，福国寺，云龙桥，老街，茶马古道旧色的历史印记为

底色，这是静态和永恒的水墨画，在时光变迁中越发让人铭记。也不仅用了水墨，杜鹃的红、黄、紫，梨花的雪白，山茶的粉，就是绚丽的水彩，而李家庄的红苹果、秀岭翠绿的梨，如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画布之上。

画布是平铺的，但我依然可以看到上面高耸着的大山，苍山，白竹山，万宝山，还有更小的山脉撑出出生地的立体感。石门关，一线天，像两副马鞍让苍山流水从鞍子底部流出，江水，河流，溪流，大小不一，布满了画卷，在山间缓缓穿行，那些水花是乳白色的。眼前望不尽的大山是不同人定位出生地的坐标，就像我更小的出生地，在白竹山脉，文笔山脚，这样说来，就能找到我呱呱坠地的那片土地。这也是生长在滇西大地的我们走不出的包围圈，在无数这样的包围圈里，养育出了有着博大胸襟，热情勤劳的彝族、白族、傈僳族等众多民族。

在更广意义上的出生地，除了我的族人，还有白族、傈僳族和更多的民族居住着，他们同样拥有自己固定的出生地，之后大家一起分享着延伸了的出生地。我们的居住地不同，风俗、语言、服饰各异，但唯一没有差别的便是对出生地的眷恋与热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赤诚，他们在获取的同时敬奉着神，有山神、树神、灶神、门神、地神、牛神，他们拥有人类最原始的淳朴和信仰，他们同样对漾濞江、雪山河的滋养充满着感恩。

我热爱我的民族，热爱绣满花朵的彝族服饰，热爱只有族人听得懂的语言，房前的梨花、桃花、木瓜花，屋后的石榴花、梧桐花、槐花，地里的豌豆花、蚕豆花、核桃花，还有洛噶河边的攀枝花、芦苇，这些让我拥有了对美表象的认知，而真正的美却是从族人的勤劳、善良里读懂的。

美，源自于出生地。我说的是大山的隐私。我要把这些秘密都搬到出生地的画作上，让它们在山巅绽放，在阳光里娇艳，在流水里沉睡。是的，我说的就是苍山西坡那片花海。每年三月，这里的春天都会活得很招摇，仿佛日子只过这一次，但来年又重复着招摇。我说招摇，并不带贬义，相反，是对那火热的一种敬仰，像火把节里一支支火把，风吹不灭，雨浇不熄，把苍山照得通红，也绘出出生地的热情，如载歌载舞的彝族儿女。

我的出生地是滇西大地上一幅像经幡一样飘动的画卷，水墨和水彩的完美结合，而当我把出生地的画卷慢慢卷起，那个梦又开始重复。



老街：旧——若重生

雨，落下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桥头的亭子里，看着那阵风一页页翻过手中的书。风，填满了亭子。雨，从望江亭的一角飘移过来，像帘子，慢慢盖住对面的山、树林、屋舍以及桥头的庙宇。雨，从细细密密变成了珠串，从亭子的琉璃瓦沟中汇集，滑下，把我紧紧围在亭子中央。

透过雨帘，瓦片、瓦浆草、石块，甚至人都湿淋淋的，确实，从缓坡上跑下来三个人，雨滴从淡黄的草帽边缘滴落在肩上，肩上的锄头也滴水，那些水滴不时落入深凹的马蹄印中，被定型，再也出不来。雨水，一沟一沟，泼向石板，把一扇扇窗放大再放大，然后，悠悠流进漾濞江，老街在江水中晃晃悠悠，一页页显得有些苍凉。

老街，一条走了很远的路。其实，不是路走了很远，是人走了很远，再确切点说是马帮走远了，那些年的马帮，和马匹驮运的物资，跨过了地图上一条条分界线。一条隐世又世誉的小道，沿着江布置走向，沉睡在小城的边缘，阻挡风的晕头转向，阻挡江的絮絮叨叨。无论形状，位置，建筑，都显得旧旧的。

一块块长形的青石板铺出脚步前行的方向，两旁无数的小石块，镶在泥里，露出半个脑袋，如老街一字字落进历史的长河，沉在冗长的书卷里。

古道将街一分为二，房屋都是两层的小木屋，在两侧的坡上顺着古道

分布，木屋矮矮的，旧旧的，破破的，在窄窄的古道上，细长地延伸，与城市的华丽格格不入。木屋与木屋紧紧挨着，不给空气留一丝空隙，把老街连同时间挤得细长细长。

如不刻意走访，老街总是轻易被人忽略和遗忘，更多的人活在老街的故事里，很少用心聆听和阅读。老街总是宽容的，包容时间的无情，包容历史的变迁，包容人们的冷眼，包容自己的陈旧。

从时间上说，老街的确很旧了。经受了两千多年的风雨，从老街走出的时间，到达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中亚，老街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块拼图。故事从丽江、迪庆、西藏传至永平，老街是博南古道上的一個驿站，从此，小城不再只是单纯的为生活而生活的小城，它承载了博南古道的悠远，承载了茶马古道的清香，承载了小城的沉郁，小道变得古老，古道顺着历史走来。

2

围着火塘，泡一壶浓茶，抽着老草烟，操着不同的口音，老街汇集着各地商贾，各种货物，这儿的来处，那儿的去处，只有这处是相交的，安心的，老街，一个漂泊的故乡。

老街，在马蹄与石板的摩擦声中，承受了多少人来，货往，接纳了多少是非，聚散，安抚了多少离家的乡愁。也随着马帮的来来往往，热闹了，沸腾了，开放了，彻夜不熄的马灯如星星一般在漾江边闪烁。

随着时间的前行，马少了，人少了，马帮停驻过的小院，掩上了大门，连窗都似开非开。留下一股股淡淡的清香，在老街里徘徊，在老街上空飘散，弥漫着小城。参差错落的商铺冷冷地排着，空空的货架，缩在窄小的商铺一角，布满蛛网、灰尘。一扇窗，守住老街的前世今生。

马脖子上的铃铛和赶马人的吆喝，叫醒过老街，叫醒过漾濞江，叫醒过云龙桥，如今，江依旧醒着，桥依旧醒着，只有老街再也醒不过来。老街正一步一步淡出小城，淡出人们的视线，渐渐被人遗忘。更多地被想起，来源于小城以外的人，老街以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名字和形象活在

历史里，活在文字里。

老街的辉煌，只剩两排旧房子，一条斑驳的路，一座古老的桥。那些繁华，喧闹，有的留进了历史，有的被远去的马帮驮走了。

3

汪家巷竖着，对着苍山，向着河边曲折。周家巷横着，对着飞凤山，向河边深入。

在汪家巷的入口，两处旧院彼此守望，旧旧的大门紧闭着，门上莲花依旧清晰。右院落高高的大门上绽放着一朵雕刻出的落满岁月的莲花，在沧桑中生动着。而左院落门上的莲花则匍匐着，经历过多少风吹，日晒，雨淋，墨色的线条依然清晰，两幅不同形态的莲花图案，折射出小院曾经的繁华。

岁月的色彩掉落，在曾经客栈林立的小巷，两朵莲花静静绽放，把小巷与水，与七月紧紧连在一起，与高洁，纯净连在一起，让我想起那个遇见莲花的七月。

巷子虽窄，却四通八达，每一条路都能到达目的地。窄窄的巷子，幽深，神秘，不知通往哪家哪户，这是老街神秘的一面，不让人一眼望穿。

低矮的门窗，越靠越近，倚着夕阳，如两个依偎在一起的老人，经历了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任历史缓缓在江水中流动，淹没来往的拜访，始终坚守一份宁静，如一杯清茶，散淡，闲适。顺着台阶拾掇一些往事，幽深的巷子，褪色的木门和凹凸的土墙在时光中斑驳，错落出庄重与淡然，老街在宁静中透着幽远。

在老街总能找到一个眼神的归宿，一棵古老的槐树，一棵孤独的铁树，一朵细碎的小花，一枝从墙内伸出的春，门内的犬吠，青石板、土墙、木窗、老街简单的构成要素，都散发着古朴，感受老街背后的光阴，进而有了那一院心灵的归宿。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老街，悠远，深邃，古朴，沉郁，褪尽铅华，以简单的青色呈现。静默的石头，残旧的木板瓦片，青色的石头，青色的瓦片，青色的石板，青色的老街。

老街的时光是悠缓的，甚至是静止的，是静谧的。无数安静的日子，在一杯杯的清茶中缱绻，升腾，蔓延，弥漫，回味。

没有人来人往的喧闹，没有算来算去的心计，没有钩心斗角的攀缘，没有阿谀奉承的权利。没有脚步的匆匆，没有灵魂的浮躁，风的痕迹残留在一格格的木窗上，雨剥落的泥在墙角，育开了一朵细碎的花，在老街的青青的长裙上，孤零零地等谁搭理。

世事总在变迁。以往亲密的风雨，变得陌生，冷淡，老街在风雨变换中慢慢老去，那些还是孩子的孩子走着走着大了，老了。

站在老街，追忆旧时间。每一个台阶都可以踩出一个故事，每一扇窗都可以打开一段历史，每一堵墙都可以剥落一片乐章。

一程岁月，苍老一段故事，老街一土一木，都是老街一段段过往，而往事经过时间的酝酿，发酵成一坛坛酒，在每个深巷里散发着甘醇，甜美。

旧屋，有的只剩一半，孤寂地等着死去。裸露的墙体，被风吹得凹凸不平，木板杂乱地插着，有些已经脱离主体，一半悬在空中，似乎风都能把它拉下来。

与县城相比，老街的确旧了，县城就像孩子，孙子，一步一步从老街挪出去，自己安家立业。老街空了。

面对老街，若是诗人能写出清幽，若是画家能描出苍凉，若是摄影家能拍出古朴。随着城市的扩大，老街越来越窄，越来越旧，越来越静，历史也越来越窄，故事越来越霉，人越来越静。

老街的往事已成为历史，老街的旧孕育了小城，旧也有旧的好处，多了些沉稳与厚重，也旧出了漾潏人的自豪。

石板。从第一块石板开始，每一块拼接，忍耐过无数个酷暑，寒冬，如人生的路，一步一步走到明天。经过风雨，泥土慢慢退去，石头渐渐凸显，从粗糙到光滑，从棱角到圆润，不是光，简单地照过，不是雨，简单地淋过，不是马，简单地踏过，就能蜕变的。岁月，磨圆了一块块石头，它的坚硬透过鞋底就能感知。青石板上的马蹄印，如岁月一排排的牙印，雨滴汪出往事，演变为老街的封面。

路。承受的不仅是双脚或四蹄的重量，更不仅为此而曲折，还牵系一家家，一户户，是一根线，一头拴着老街，儿时的记忆，一个玉米棒子的满足，一头拴着千里万里外的沉沉的乡愁，如升起又落下的跷跷板，时起时落。路，不仅穿过老街，不仅生活在老街，更连着马帮的起点和终点，连着岁月烙下的艰辛，贫困，一双双眼，布满血丝，把路看得通红通红。

漾濞江。从老街的脚下安静地流淌，洗净过马不停蹄的劳顿，冷静过老街忙忙碌碌的满足，让老街在炎炎夏日得以清凉。

一匹马的马，一个个赶马人，都在漾濞江清澈的日记里，不遗漏每个细节，一幕幕印下，任凭河水涨涨落落，不扭曲，真实地记载着，每一天桥上的来来往往，任凭年年岁岁远去，完好地保存着，每一夜老街的吵吵嚷嚷。调皮的浪花挠挠老街的脚板，逗得老街咯吱咯吱。

鱼儿跃起的浪花，与阳光一起，陪着老街一天天老去，是老街繁华的见证。

阳光照进古井，明晃晃地波动着，提水的大妈把依靠留在井口，水一滴滴铺往家的方向。生活的点滴在古井深处汇集，清澈着心灵，甘甜着生活。井不止一口，不在一处，街头，街尾，深巷，院落，把时间渗出，蓄积，分散，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物质可以取代，正如老街在小城、在历史上的地位。

见证老街苍老的，还有老街的尽头，那座和老街一样老的云龙桥，桥如老街的手，在漾濞江上悬着，颤巍巍地拉伸，挽着对岸。江，竖着，

桥，横着，如一个十字路口，桥选择了驻足，江选择了前行，江和桥都没有选择，正如老街无法阻止瓦沟里一棵棵发芽的草，一攒攒繁衍的青苔。马蹄把水花溅落在疮痍的木板上，踏出比漾濞江更浑厚的声音，叩开了历史的大门，叩响了活着的人的灵魂。

路静了，老街静了。无论春天再灿烂，夏天再潮湿，秋天再热闹，冬天再寒冷，老街像局外人，静静地虚掩着，掩住一方方小院，掩住一段段往事，掩住一个个心事，掩住老街冗长的秘密和冗长的寂寞。

6

黄昏，于夕阳中，总能遇到一些温馨，比如一位老者悠闲地躺在老旧的藤椅上，手里的扇子，如老街的历史一页页地、来来回回翻着，把夏天扇到秋季，把老街扇到小城边缘。一个中年男子，被夏天闹腾得脱了上衣，光着臂膀，坐在院落里躲凉，大概细想着老街的过往。几位妇女一起聊着，缝着，补着，周围一群孩子在追逐。一高一低脚步，踏着老街的心跳，踏开老街一脸的爱情。

这份温馨源于老街的生命，老街若一位老者，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历史，而纵横交织的巷子是她跳动的脉搏，陈旧，有时本身就是一种温馨，加之这种陈旧透出的，让老街充满了家的味道，让心安定和沉静。在老街，心里就只有老街，那些喧闹繁华都是城市的外衣，而老街只着一件旧布衫，又凉又暖。每一寸土墙里的每一尘都诉说着那些年的旧事，让老街布满诗意。

于城市的喧嚣，老街是漾濞最安静，恬淡的去处。倦了，累了，就去看看老街，踏一踏青石板，吸一吸老街的散淡，看一看老街的静寂，内心突然豁达，消散那些微不足道的痛楚和满腹牢骚的埋怨。

老街是小城的符号，在山水间，有山的沉稳，有水的澄明。这里最适合沉淀心事，也最适合文字的生长。

老街孕生了许多文字，厚重的，清新的，细腻的，洒脱的。回顾的，现实的，憧憬的。细雨中的，黄昏后的。散文的，诗歌的，小说的。

每位作者都对老街怀揣一份心情，自己的情绪，情感，见与闻，各自不同，从而，老街以很多的姿态被人认知，收藏，搁置。而今，老街在我的文字中徜徉，也将通过这些文字走进每一个翻阅老街的读者心中，永恒。

徐霞客来的时候，漾江水还很清澈，老街还很年轻，石板还很高傲，谈笑声还很密集。如今，老街老了，老成了漾濞的历史。

7

多少人，走过，却只留下了脚印，影子，从不曾歇一歇，卸载那颗超负荷的心，忙碌，躁动，复杂，追逐，无法把老街放在心里，滋生一份清宁，这些人注定只是过客，无法与老街成为知己。

老街最终只剩下一副躯壳，和一些走不出或不愿走出的老人，比起老街，老人们太过于年轻，这也让我们感悟到，生命的归宿终究只是岁月长河中的微不足道，但对于渺小而又自大的人类，却又是难以割舍地承受的，正如那些陪着，守着，看着的老人的不离不弃，都沉入了一块块的石板，一条条的瓦沟，被时间挤压，摩擦，成为历史的边角。

老街总沉淀着一份情，走过老街的时候，门后传来狗吠，铁树伸长脖子，亮开膀子，叶子花越过墙头瞻望，五棵槐树，站在空空的静谧里，安心地想，肆意地长，在不知哪一年的夏天，顿了顿，修出一个平台，安放苍老，因为幸福所以也沉默，不遮挡街的视线，直立地长着，笔直地托举着老街的年龄。在老街做一棵树也挺好的，享受老街的清静，在厚重的历史中一直以伟岸的形象存活。

老街，是老人的归宿，老街是游子的归宿，老街是漾濞的归宿，老街也是历史的归宿。

8

无数次憧憬，老街恢复熙熙攘攘，茶铺林立，而我，静坐于某一家茶